



【 论语 】

# 文史共耀 薪火长传

■ 占良生

勒鄱阳湖的千年纹理,当韩巍年以百万言巨著复活陈宝箴在时代巨变中的彷徨与坚守,当徐观潮以《名将陶侃》之笔,让那位在东晋乱世中“勤慎肃恭”、砥柱中流的浔阳名将将从史册中昂然走出,他们正是在进行一场伟大的“赋魂”工程。他们将学术发现转化为生动的叙事,让沉默的遗址开口说话,让远去的人物血肉重生。正是通过文学的创造性转化,鄱阳湖的浩渺烟波、江州司马的青衫泪痕、陶土行(陶侃)的勤勉功业、义宁陈家的门风傲骨,才得以穿越时空,鲜活地融入当代江西人的精神血脉,成为文化自信最坚实、最动人的基石。

王一民先生的梳理,展现的正是——一条清晰的“双向奔赴”之路:历史研究向深处挖掘,为文学创作奠定坚实可信的根基;文学创作向高处飞扬,为历史发现插上传播与共鸣的翅膀。这种良性的互动,构成了九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独特生态。老一辈学人与作家,如叶绍荣对陈寅恪家世的钩沉,江汉民对白居易江州岁月的深耕,为后来者树立了“文史互证”的典范。而中青年作家们,则在继承中大胆创新,以多元的文体和视角,不断拓展着文史表达的边界。徐观潮的《名将陶侃》,正是这一脉络上的重要收获。它聚焦本土历史英雄,以小小说的艺术张力再现其生平功绩与精神世界,不仅填补了相关题材文学创作的空白,更以生动的笔触诠释了植根于九江土地的“勤政实干、忠贞卫国”的文化精神,与陶渊明的隐逸超脱、白居易的文人感怀共同构成了九江历史人物书

写丰富而立体的维度。他们共同构筑起一座巍峨的“九江精神殿堂”。

这正是王一民先生的深层呼唤:我们不仅要珍视这文史交融的宝贵传统,更要主动承担起接续与光大的时代使命。面对有待深入探索的文明密码,我们呼唤更扎实的田野考古与历史研究;面对波澜壮阔的赣鄱文明史诗,我们期待更磅礴、更精微的文学创造。让历史的求真精神与文学的求美灵魂,在九江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持续激荡,让文明源头的星火,通过文学的传递,燃成照亮每个人心灵、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熊熊烈焰。

文史共耀,薪火不灭。从陶侃的实干到陶渊明的超逸,从白居易的悲悯到陈宝箴的担当,九江的文脉在历史与文学的激荡中蜿蜒绵长,生生不息。这是九江文脉的过去与现在,更是我们共同奔赴的未来。



# 小说中的蒙太奇手法

■ 伍穆

代小说的结构形式之一。运用这种结构形式,可以突破时空局限,闪现主要情节,省略赘叙,使节奏紧凑,画面感强;可以强化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,拓展作品的生活容量与艺术空间,增强小说的审美趣味。

蒙太奇式场景叠化写法,是一种通过快速切换场景、画面或情感片段来构建文章结构的写作方法。胡永红的小说《像你那样》是写乡村教师的。在叙述撒点并校情节时,一边是当下老校长鲁北奇因照顾特殊学生未执行指令而挨批评、写检讨的场景,另一边闪回到30多年前扫盲时期的场景:“在土坯的简陋校舍里,十七八岁的鲁北奇放弃了保送复旦读书,以及当兵的机会,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,心甘情愿地留在乡村为乡亲们扫盲。”通过这两个场景的叠加、切换,形成了时空的交错,展现出鲁校长几十年如一日为乡村教育的坚守。

有一种对话式蒙太奇,即上一画面的人物对话仿佛是对下一场景的某人说的,或者反过来,下一场景某人的对话仿佛是对应上一场景中人物的对话。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是直接的相互连贯的对话。

60岁以上的人小时候都看过一部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,潘冬子联合乡亲把米店老板给保安团运送的大米抢了,电影中的画面组接是这样的:沈老板、老板娘、账房先生在无奈地看着水牌(在米店工作的潘冬子把“今日无米”改成了“今日有米”),沈老板气急败坏地问:“这是谁干的?”随即镜头跳到游击队驻地,“潘冬子干的!”在一片欢笑声中,宋大爷兴奋地向游击队介绍姚湾镇的抢米风潮。通过这种对话组接,把许多不必交代的内容给省略掉了。小说可以借鉴电影的这种手法来综合故事情节。

在小说中,最简单的蒙太奇手法,是利用连接词语,把不同场景巧妙地拼接起来。例如:

“伯母,琪姐说您会弹琴。”

“妈,弹个曲子吧,我小弟还是个歌唱家呢,弹那支,《湍急的河流》,再慢点,就这样。”



【 讲述 】

# 母亲 一个坚韧的女人

■ 聂少林

年母亲尽最大努力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营养。父亲每天要喝两次中药,这是母亲几十年的坚守,没有一天间断。中医的医训,被母亲当作圣旨。这是我们家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规矩,院子里每天两次传来母亲拖长音调“吃药哟”的呼唤声,年复一年的呼唤声让人们记住了一个妻子的贤良。

母亲比那个望夫的渔妇幸运,她没有变成一块望夫石。她硬生生把丈夫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。父亲活过来了,不是一两年,而是28年。母亲因此失去了工作,成为一个没有收入的家庭妇女,还失去了一个几个月就守护在父亲床边的孩子。

一棵枯萎的树开始长出了新枝。父亲的脸上有了红润,身上有了肌肉。他虚弱摇晃的身体,变得轻松自如。他不仅可以上班了,还可以在牌桌上把扑克用得啪啪响,在人群中可以听见父亲幽默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。几年后,我还新添了两个妹妹。

此时的家境,已到了难以维持生存的地步。一家七口人,只靠父亲一个月五十多元的工资。每次单位的困难补助,都毫无异议地落在我家。母亲捧到那五块钱补助,高兴得如同久旱逢甘露。

母亲像一只四处刨食的母鸡,要为羽翼下的幼雏续命。三十来岁的她,长年身着一件兰士林大褂,永远的短发用铁丝粗的黑夹子夹在耳根后。她哪有心思修饰自己,她四处觅活。

她带着孩子们在工地上削老砖坯,一块砖能赚几厘钱。县里开大会,党校办培训班,她去帮厨。她还兼了居委会的会计,每月也有几块钱,抽空写个广播稿,也能得五毛钱稿费。她带着半大的孩子在沙洲上捡小石子,她把石方腰身修得瘦瘦的,尽量用最少的石子推出更多石方。她心虚地对丈量人露出恭维的笑容,她的行为曾让我理解。不谙世事的我,并不知道生存的压力已经让母亲无法承受,那时甚至已经准备把小妹送给别人抚养。在家人生存和个人尊严之间,她选择放弃后者。

过年孩子们没有新衣服穿。有一年,大人只买了三根猪尾巴过年。她拉扯着几个孩子长大,虽然个个都瘦骨伶仃,总也算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。

在生活最困难的时期,传来了大哥考上大学的喜讯,她依然供养了丈夫前妻留下的儿子上大学。

就这样,林琪和大元的友谊开始了。(马原《牛鬼蛇神》)

上面第三段的开头,作者有意重复刚刚使用过的短语“就这样”,巧妙地过渡到下一个情节,即由大元和林琪请林妈妈弹琴的场面,过渡到他俩友谊的开始。实际上,两个“就这样”的含义是不同的。前一个“就这样”是祈使句(承前省主语:您就这样弹),表示希望妈妈按照刚刚进行的方式继续弹下去;后一个“就这样”是起连接作用的短语,相当于“于是”“这样一来”,表示承接上文所出现的情况(大元与林琪家庭的来往),引导下文情节的发展。这不是语言的贫乏,而是让共同的语言单位作为纽带,使不同的情节更紧凑地连接起来,从而在读者心理上产生蒙太奇效应。这种方式也可以叫做“重复式蒙太奇”。

学界认为,德国电影《罗拉快跑》打破了经典好莱坞的线性叙事逻辑,将蒙太奇从“剪辑技巧”升华为“叙事结构本身”。在罗拉第二次奔跑的场景中,虽然叫住了曼尼,但是曼尼却被红色救护车撞死了,这个时候镜头还定格在罗拉欢笑的脸庞上,继而,切换到曼尼倒地 and 七窍出血的惨状,两组镜头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,更加衬托出曼尼的死亡带给罗拉的巨大悲怆。这是对比式蒙太奇。

比喻蒙太奇在西方电影理论中也称为隐喻蒙太奇,它是“以镜头、音画间的有机组合来含蓄地揭示事物间的隐喻关系,它往往借助不同事物间的某种相似点来呈现这种隐喻比附”。(《中外影视大辞典》)美国电影《摩登时代》给观众呈现的第一个画面是群羊倾圈而出,紧接着其后的是一群下班的工人乱纷纷地走出工厂的大门,这样的比喻蒙太奇喻示着被资本家控制、被机器操纵而异化了的工业时代的工人,他们的命运犹如迷失自我的羊群。因此,比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方式、表达方式,而且是一种认知方式、结构方式。

无疑,对比式蒙太奇和隐喻式蒙太奇等手法也可以在小说中运用。



【 品读 】

# 拾穗者,陈琬也

——读《拾穗集》有感

■ 陈建国

晚上踏着月色散步回家,微风吹来无名的花香,心中忽然略有所思。我急步走进书房,从书架上取下陈琬老师的《拾穗集》。打开仿佛还带着诗意的墨香,让我爱不释手。再次静静翻阅,那一句句箴言诗,如同一幅幅细腻而深邃的人生画卷,在眼前缓缓铺展。

《拾穗集》共收录了1178句箴言诗。这1178句,就像1178株稻穗,汇集陈琬的人生粮仓。每一株稻穗,都映射着他人生中的一段时光,藏着无数故事;每一句箴言诗,都是他人生经历的沉淀,是他对生活的思考,是他智慧的结晶。有读者说:《拾穗集》的箴言诗涵盖生活、工作、家庭、爱情、教育等方面内容,当心情低落或遇到难题时,都会翻开它,让内心平静下来,接纳一切,并从中可寻找到答案。今年《拾穗集》再版发行,说明这本书已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与喜爱。

《拾穗集》的封面是黄色的。黄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蕴含中正与积极、生命与警示的意味,也恰好暗合了这部作品的气质:平实中见深刻,温暖中含警醒。

《拾穗集》是陈琬人生沧桑的写照,是鲜活的生活感悟,也是他灵魂的栖息地。箴言诗中的每一个字,都被他锤炼到难以置换,通俗易懂,毫无生僻晦涩之词。他的诗,贴近生活而又富有感染力,质朴淡雅,有温度、有高度。文字有灵魂,诗词含哲思。好的箴言诗,如同一把钥匙,能打开人们心灵深处的门,传递思想,叩问哲理。陈琬的箴言诗中,既有哲学的思考,又有佛教的禅意。

例如:“迈不出昨天的门槛,永远进不了明天的大门。”这句话极具哲理性。人们往往容易被过去的得失裹挟,沉溺于未竟的遗憾,从而消耗心力。这就像一道无形的门槛,让你停在原地,无法迈向明天。这句箴言诗告诉我们,只有坦然面对过往,放下包袱,才能推开明天的门,见到新的风景。

又如:“对自己诚实的人,才有可能对别人诚实。”这句诗的核心逻辑在于:诚实的根本,是对自我的清醒认识与接纳。如果一个人习惯于欺骗自己,掩盖真实,回避错误与责任,就很难真正做到对他人坦诚。

再如:“自己的痒还是靠自己抓。”抓痒是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小事,自己身上的痒,旁人很难准确找到位置,也难以体会那种真切的感觉,即便伸手帮忙,也未必挠到痒处。陈琬将这样的生活细节引申到人生哲理中:我们在人生中遇到的许多困惑与烦恼、需求与执念,就像身上的“痒”,外人的劝解与帮助只是辅助的外因,真正能对症下药、解决问题的,只有自己主动面对,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,内因才起决定作用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在一个文学创作平台上认识了陈琬。后来线下见面,彼此认识不过两年。但从他的作品,以及与他的交谈中,我渐渐走近了这位诗人。他六岁便会生火做饭,十二岁下地干农活挣工分,十五岁挑水桶做小工。生活的艰辛、岁月的沧桑,是他人生旅途的底色。

陈琬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这缘分始于儿时的梦想,成长于青年时代,最终融入生命的脉络。童年时有一本旧《新华字典》相伴;学生时代,作文常被当作年级范文;年轻时,一边工作一边坚持创作。诗歌创作、作家梦想,是他唤醒时光的笔触。

陈琬当过工人,做过团委工作;下过海,当过记者与深圳某集团副总裁;创过业,自己开办文化公司,当过老板。这些经历无疑是他人生的财富,沉淀为他的人生底蕴,也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岁月的痕迹。只有历经生活的磨砺,才能写出如此有分量的箴言诗。正如他在诗中写的:“磨历是一壶岁月的酒,从容接纳人生印记。”

我与陈琬老师因年龄相同,经历相似,意气相投,偶尔品茶酌酒,从而成为朋友。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工作,谈生活,谈所见所闻,但谈得最多的是文字创作。因他有深厚的文化底蕴,让人心生佩服,我心常诚拜他为师。我喜欢他的诗歌,喜欢听他讲话,也喜欢与他讨论有关或无关问题,他的话中带有生活的哲理与儒家的思想。有一次我与原来被我帮助过的朋友发生争吵,神情沮丧,陈琬老师了解事情经过后讲:“你要忘掉自己对别人的好,记住别人的好,生活就常常会给你带来意外的惊喜。”他这句话,让我心结解开,心情豁然开朗。真正的生活智慧,是在认清世事,仍保持最初的善意。

心存阳光,笔生诗意。陈琬老师是一个谦卑而懂得感恩的人,是一个平易近人却又严谨认真的人,是一个努力拼搏而又热爱生活的人。他对文字精雕细琢,从不放过任何瑕疵。为了提升创作水平,多年来,他坚持每天看图配诗一两首。

陈琬对“拾穗”有独特的见解,他说:拾穗者弯下的是腰,拾起的是日子,也是对生活不肯放弃的坚持,同时也是对土地与汗水的赞美。这不正是他不超越超越自我的境界吗?在帮助文学创作爱好者时,他不是简单地帮你修改文章,而是教会你如何“拾穗”,如何将土地与稻穗融合在心中,做一位谦卑的拾穗者。

拾穗是对劳动的尊重,是对土地的热爱。陈琬不断深耕细作,不断拾稻穗。2025年3月,他与堂哥陈尚秋老先生合作的新书《浔城旧忆——风俗画里的老九江》正式发行。陈尚秋老先生用一支毛笔素描,勾勒出栩栩如生的九江旧时人物与景致;陈琬老师则将九江方言与百姓口语融入诗词,画龙点睛,意境深远而清新脱俗。这部新书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九江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,也唤起了老九江人心中的记忆与温情。《浔城旧忆》是陈氏兄弟拾到的又一株金灿灿的稻穗,这株稻穗是对九江历史记忆的重新发现与价值重构。

2025年11月,陈琬老师的组诗《春江花月夜》荣获中国·柴桑第二届“陶渊明国际诗歌大赛·本土诗人奖”。这是他双脚踏着家乡的泥土,弯腰拾到的又一株带有家乡味道的稻穗。在《拾穗集》中,陈琬老师写了一篇自序,题为《诗意人生》。我从中也读出了自己对人生的理解:经历风雨,方见彩虹;善学勤思,方得智慧;懂得珍惜,方得拥有;保持初心,方能活出精彩。

我看到陈琬老师在题记中写道:“在秋日的田野上/低头拾着被丰收遗忘的稻穗/泥土中它们的身上仍有太阳的光辉。”

书的封面,绘着一株稻穗。此时此刻,我不禁浮想联翩——仿佛看见一位拾穗者,在太阳下谦逊地低着头,弯着腰,鞋子上粘着泥土,眼睛专注地看着收割后的稻田,拾起一株又一株被遗落的稻穗。这位拾穗者,正是陈琬老师。

陈琬老师深知,每一粒谷穗都承载着阳光雨露的恩泽,每一次弯腰拾起,都是与自然界的温暖相拥,也是对生活最质朴的敬畏。他是一位平凡的拾穗者,却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,弯着腰拾起田野里的一株株稻穗,拾起了无数微小而真实的希望,拾起了时光赠予的点滴感悟,拾起了内心的澄澈与宁静,也拾起了生命的本真与诗意。